

T5236.05/4462

14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47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一

序三

文集三

孔補闕集序一首

洛州張司馬集序一首

尚書杜孝公集序一首

揚州功曹蕭君集序一首

揚騎曹集序一首

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一首

文編序一首

殿中侍御史蕭君文章集錄序一首

孔補闕集序

張說

唐會稽孔季詡集作字季和識真之士也弱冠制舉授校

書郎轉國子主簿年三十一卒於左補闕祖紹安中書舍

人考相絳州刺史季和清規素業有美代之訓依仁游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一

序三

文集三

孔補闕集序一首

洛州張司馬集序一首

尚書崔孝公集序一首

揚州功曹蕭君集序一首

揚騎曹集序一首

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一首

文編序一首

殿中侍御史蕭君文章集錄序一首

孔補闕集序

張說

唐會稽孔季詡

集作詡

字季和識真之士也弱冠制舉授校

書郎轉國子主簿年三十一卒於左補闕祖紹安中書舍

人考植絳州刺史季和清規素業有奕代之訓依仁游藝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其聖者之後未昌之始接跡集作踐書坊有廣漢陳子昂鉅

鹿魏知古高陽許望信都杜澄昌樂谷倚廣陵馬懷素東

萊王無競河南元希聲臨淄李伯魚譙國栢彥範僉謂季

和神清韻遠拆理探微衛叔寶之比也嗚呼人斯云亡世

閱多故十年之外零落將盡而後來集作死者皆首華金步

鳴玉負璽冊地揮翰紫宸何嘗不拜職之日歎在劉王喬

臨壇之時恨無謝益壽者矣頃見許州之子風裁可觀潘

子之門有尼夏侯之學傳建集作者五卷以示予稱從弟

四人皆良器愴相如之遺草幸公業之不亡自集作因叙曩

意存之篇首云爾

洛州張司馬集序

前人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

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集作物鼓舞入有名

之地五音繁雜集作會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

乎洛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

神作銅鈎天開金印孝友內植禮樂外滋勵行閨庭鄉人

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覃思穿牀集作墻

嗜古蓬山芸觀之書群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篆沒冢遺編

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三篋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若虛雄

辯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師楚子聞

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檐帷於天郡

設鈎距於皇州集作都若乃抗埋輪之章執驚馬之議旌賢



有通德之教疾惡存著背之文繼軌前途遇物成興理關  
 刑政咸歸故事之臺義涉箴規盡入名臣之奏加以許與  
 氣類交遊豪傑仕遣夷險身更否泰昔嘗攝戎幽易謫居  
 邛鶴亭阜漫漫興去國之悲旗鼓洶洶助從軍之樂時復  
 江鷺遷樹集作谷隴鷹出雲夢上京之臺沼想故山之風月  
 發言而宮商應搥筆而綺繡飛逸勢標起集作孤標寄奇情  
 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  
 壯麗絳雲霞於玉樓當代名流翕然崇集作宗尚自大夫之  
 頌成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張載字孟陽  
 才藻屬綴英華誤作楊藻綴朝分南北運迄周隋文人  
 才子重世間出豈止周流集作櫛櫛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鷓鴣

寄辭阮籍稱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鱗次乎史傳之首六文  
 場羽儀乎天下之半公增繁榮葉桂林之一枝彌廣源流  
集作非荆江之九派宗門多士斯為盛與且如承家舊德之  
 基賓王歷官之序玉瑄銅渾之數黃公玄女之符英華作冠落  
 猿殪兕英華作哭非之巧顧鵲迴鸞之妙詳諸別傳可畧言焉  
 某室邇蘭芬族聯棣萼荷千里之嘉獎接四友之良遊謹  
 撰令引式題前集七子賦詩期取類於鄭志一家垂範庶  
 齊衡於孔藁來日新文請諸集作侯君子起儀鳳之後景龍  
 以集作前凡若干卷列之如目  
 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



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耻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遜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大一無大字臣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李公崔氏諱沔字若唐書作善冲安平公愷之少子也世為德表門為上族振發純英八滋漸名訓大包淑和高厲遐清行先乎孝藝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室揆文可以弼成

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見拜校書郎

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

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

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

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擢御史中丞剛亦不吐

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秘書少監動為人範除左庶子正

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尊地逼出為魏州刺史人惟求舊

入拜一作為左散騎常侍貳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秘書監

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于位時開元二

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

冠帶涕哀宗師公為御史緩一作糾輸誠之囚一作問持國屬



之罪為給事中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為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仆而

復起官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推舉時賢一作

權貢得陸尚書景融李楊州瑱宋上黨遙宋兵部鼎等僉

為國噐在中書詔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

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使人先行後聞活

者萬計公自為常侍賓客恒任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於

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

冠遊京師縉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既而

御史君天沒公終于一作副守則向之所屬適為人慟悲

哉公之侍疾也孝達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

喪而如疏終身慈不貸姦貞不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

及人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傳於古烈蓋魯衛之君子歟在

魏州車駕東巡關外諸侯公為上第由是分掌選署仕進

之族知勸焉親友一作隣里饑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

裘蒸嘗之莫待公而後具故祿廩雖厚家未嘗足開元中

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菲飲食卑宮室濯衣澣冠俾人瞻

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從而

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於中庸翻然

於不廸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群謀未允公援六經伸

百氏覆於時事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諷誦焉文集經亂離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



第三十卷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叙治亂之源備矣豈唯化物諧聲為文章而已乎奉詔脩道德經疏藏于三閣行乎天下反魏晉之浮誕合玄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隣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閱家編祐甫代華為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熟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一作皆唐文粹

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前人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其行事一無此三字趙郡李華為墓一無此墓字碣已書之矣一無此

此四字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君穎士字茂挺梁一有國字

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官縣丞咸

有德不至尊位一作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

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高一作蒲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

壇尉揚一作柱州參軍秘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

永王修書請君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節度使三字一作表

君為功曹參軍一作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為

介君以先世寄殯嵩條一作濮因之遷柩終事至汝南而歿

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為之顛頽君為金壇尉也會官

不成為揚州參軍也丁家艱一作難去官為正字也親故請

君著書未終篇御史中丞二字一作府以君為慢官離局奏謫

君著書未終篇御史中丞二字一作府以君為慢官離局奏謫



罷職為河南參軍也寮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道一作

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多一作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

此君以為六州之俊一作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

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一作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

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

埋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稽康標舉此外皆金相

王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

論近一有乎字王化根源此後變絕無聞焉一作此外皆變絕無聞近日

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五字一作君述

君以文章制度為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

次文集若干卷一作有文十卷行於代一作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

落一作逸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詞者是一有是字後之為文

取以為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衆求君之比不可復得

難乎哉君有一子二字一作子一人曰存為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

父一作家風知名於代一作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為叙力疾

直書云爾一作皆唐文粹

楊騎曹集序

前人

開元天寶之間海內和平君子得從容於學以是詞人材

碩者衆然將相屢非其人化流于苟進成俗故體道者寡

矣夫子門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無人兼之雖德尊

於藝亦難乎備也後之學者希慕先賢其著也亦名高天

下行修言道以文吾見其人矣弘農楊君諱極字齊物隋



觀德王之後祖正其魯王府諮議父珣永平今得進士舉  
邦族高之君幼孤事繼母以孝聞讀書務盡其義為文務  
申其志義盡則君子之道弘矣志申則君子之言信矣舉  
進士時刑部侍郎樂安孫公述以文章之冠為考功員外  
郎精試群材君以南陽張茂之京兆杜鴻漸瑯邪顏真卿  
蘭陵蕭穎士河東柳芳天水趙驊頓丘李琚趙郡李崱李  
傾南陽張階唐登科記有李阮李  
欣張錯無李卿張階常山閻防范陽張南容  
高平郝昂等連年高第華亦與焉既而丁艱禮足哀餘名  
教稱之外調補太子正字歷右驍衛騎曹參軍求道於弘  
正禪師百千人中獨受心要與清和張茂之房安禹鉅鹿  
魏幼卿為禪惠之交河南元德秀陸據崔器范陽盧治治

治為道義之交大官薦賢使臣請介莫不推君為首以方  
外為意不之受也識者讜議以論道許之質純氣和動必  
由道談笑中雅名理入玄所著文章多入玄中雅之才者  
也不幸嬰風疾逝于京洛享年五十八向道之流聞之涕  
洟君及張房既沒而狂胡起逆殘虐天下神祐善人安靜  
其終始乎終始之理至矣遊方之內為哀遊方之外為道  
或固然歟永泰二年余旅疾延陵故人之孤更來候余君  
子孤年十餘一身奉親孝敬和敏有先人風與余隣居炊  
汲相望候余小間捧君之集十卷詩賦替序頌記策凡一  
百七十五篇咨余為序眎之愴然且名之曰德元字之曰  
長宗昔許衛尉與徐孝穆徐陵字孝穆英  
華誤改孝為荐友善衛尉孤善



心年在童孺奉孝穆牋曲盡情禮孝穆憐之延譽當時况  
德元在羈旅之中集先人文拜乎床下求宣徃烈余於孝  
穆之感不其倍乎乃如其篇第因舉其行事以德元幼孤  
不知先父之執故爲備陳之

工部侍郎李公集序

賈至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唐  
虞唐歌殷周雅頌美文之盛也厥後四夷交侵諸侯征伐  
文王之道將墜地於是仲尼刪詩述易作春秋而叙帝王  
之書二代文章炳然可觀洎騷人怨靡揚馬詭麗班張崔  
蔡曹王潘陸揚波扇颺大變風雅宋齊梁隋盪而不返昔  
延陵聽樂知諸侯之興亡覽數代述作固足驗夫理亂之

源也皇唐紹周繼漢頌聲大作神龍中興朝稱多士濟濟  
儒術煥乎文章則我李公傑立當代於戲斯文將喪久矣  
習鄭衛者難與言咸護之節被氈裘者難與議周公之服  
而公當頽靡之中振洋洋之聲可謂深見堯舜之道宣尼  
之旨鮮哉希矣觀作者之意得易之變知書之達究詩之  
微極春秋之褒貶可謂孔門之第洙泗遺徒失其韻俗揚  
波扇颺鋪糟啜醢時有婉麗之什浮艷之句皆牽於詔旨  
迫於時事然亦音亦作言近而興深語細而諷大罔有不合  
六經之奧義覽者其知夫子之牆乎至先大夫與公有皮  
鮑之知公嗣子吏部侍郎李卿與至有聲譽之好德業度  
量弱歲聞之於趨庭公文學編簡中年得之於吏部所見



異辭所博異文敢不序焉夫其游夏之文學不備顏子之德行許郭之機覽未聞班張之贊述而公文與行協識與才并是故大名震於當代德慶流於後葉不其偉歟

文編序

元結

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校舊

文作文編納于有司當時叟方年少集作少年在顯名跡切耻

時人諂邪以取進姦亂以致身經欲填陷穽於方正之路

推他回及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於林壑快恨

上於亮下於讓於當世是以所為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侍郎

楊公見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叟

少師友仲集作中行公公時為國子司業公聞之諭叟曰於戲吾常

思直道絕而不續不虞陽集作揚公於子相續如縷明年有

司於都堂策問群士叟竟在在集作辱於上第爾來十五年矣

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欲跡參集作參戎旅苟在冠冕觸踐

機危以為榮利益辭謝不免未能逃命故所為之文多退

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傷閔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

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

著歟叟在此州今五年矣地偏事簡得以文史自娛乃次

第近作合於舊編凡二百三首分為十卷復命曰文編示

門人弟子集作子弟可傳之於筐篋耳叟之命稱則著于自釋

云不錄時大曆三年丁未中也

殿中侍御史蕭集作府字君文章集錄序 獨孤及



詩者志之所之也七字集作足志者言足言者文情動於中而形於聲文

之微也粲于歌頌暢于事業文之著也君子脩其詞立其

誠生以此興弘道歿以述作垂裕此之謂不朽侍御諱立

南蘭陵人也御史中丞汝州刺史府君之仲子奕世純厚

集作及公始大襁褓克岐十五而立神靜氣和才與道并

孝悌忠信以為已任行有餘力故幼而學文嘗謂楊馬言

大而迂屈宋詞侈而怨沿其流者或文質交喪雅盛相奪

蓋為之中道乎故夫子之文章深其致婉其旨直而不野

麗而不艷天寶元年詔徵賢良方正以備多士公時年十

七射策甲科盛名翕然震集作京邑論者知遠大之跡

自此始也既而荏苒宦途遭遇世故歷佐戎幕周旋江海

飲得之邦必聞其政嘉暮成績藏集作在諸侯之策既言中

倫亦動與吉會由是自廷尉評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丞集

作侍觀其逐逐利往冥冥翰飛方將乘驚風以騁驚視青

雲如咫尺天道何善而無報與其才而不與其壽成其器

而不成其志命矣夫斯才也而有斯年也公之元兄尚書

庫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曰某與公俱以文學政事為臺閣

領袖丹穴之雙鳳纔舉棠棣之一花先落天倫之慟可勝

既耶以公瑰姿璞集作度利器淑德與東流皆逝今則已

矣可以藏遺芳以示後嗣者其唯夙昔麗藻平生翰墨乎

於是茹痛開緘集作叔集作血散帙緝其遺札得詩賦贊論表

啓序頌銘誄誌記凡若干篇編為五卷以為集錄庶幾



賈生者省賦集作鵬集之日問相如者知封禪集作禪草猶存云爾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一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二

序四

文集四

李公中集序一首

刑部侍郎孫文公集序一首

齊昭公崔府君集序一首

獨孤常州集序一首

禮部員外郎陶氏集序一首

信州刺史劉府君集序一首

趙郡李公一作華中集序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世文粹道陵夷文教集作亦



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  
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  
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楷拳拳守之  
如奉法令聞臯陶史克之作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  
集作驅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楫  
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集作矣  
帝唐以文德敷集作于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  
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集作者浸而嚮方天寶中公  
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  
當世集作振中古之風以弘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  
源杼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

公應權衡以辨天下公是然後有論議至若記叙編錄  
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  
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集作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  
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集無此十字于時文士馳鷺旛波委  
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抑揚集作黃華而窺咸韶集作之音  
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  
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達而  
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  
明而文粹任職釐務集作外若坦蕩而內持正性謙而不  
犯集作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讐與朋  
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藻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



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述作則筆端集作鋒風生聽者耳

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為科

首由南和尉擢秘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

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羿工乎中微拙於

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

鱗羽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集無政字

柄貪猾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列郡集

郡為肅為姦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

方命圯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得奮明者不得謀公危行

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渠完封疆之策闢犬迎吠故書

雷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鄴初潼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詩

行在所公曰柰方寸何不若間行問安否然後輦母安輿

而逃謀未果為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參軍太

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踐危亂而不能安親既

受污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

是銜罔極之痛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虧

文粹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江淮間三字集省躬遺名誓

心自絕無何詔復授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璽書

連徵公卿以下傾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曰

焉有墮節辱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遂稱集作移病請告故

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為從事加檢校吏部郎中

明年遇風痺徙家于楚州山陽縣五字集作楚州疾痛貧



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食集作雅好修無生法以冥寂思

慮視爵祿形骸與遺土同唯吳楚之士君子謨家傳修墓

版及郡集作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貨幣越江湖求

文於公得請者以為子孫榮公遇勝集作日時復綴錄以

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素字集所著者多散落人

間自志學至校書郎已文粹前八卷并常山公主誌文竇

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

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端貞外沈起居興宗裴

員外騰文別元旦詩并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

之自志學至失之集本無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已集

以後迄至于今所著述者公長男集作羔字宗叙編而集

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為前集其後二十卷頌賦

詩碑表叙論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十四集作篇為中集

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議世道則原卜論質文論主文而

譎諫則言醫含元殿賦敦禮教則哀節婦賦靈武二孝讚

與外孫女二孩書表贊達盛德則元魯山碣房太尉頌德

銘集作德崔賓客集序平原張公頌梁國李公傳德先生

誄權著作墓表集作李夫人傳盧夫人頌一死一生之間

杼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情性達於

事變則詠古詩辨卿大夫族姓則盧監察神道碑思舊則

三賢論自叙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集作佛教心要而會

合集作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郎禪師碑其餘雖比興



集作波瀾萬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集作故覽公之文知公之

質不俟靚容貌聽詞氣而後覩其行集無此若使集作束

帶立於史臣之位具備獻替集無此足以潤色王度正一

代之訓典集無此天而病之國集作不幸也集作然遐叔

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

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為後集及常游公之藩也又故

錄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于篇然遐叔至著于篇五十八字

見託詒某書曰桓譚論楊雄當有身後名華亦謂足下一

桓譚也及於公才宜播其述作之美明於後人故拜命之

辱而不讓今著其

文德冠於篇首焉

字宗序集作字

自應舉至及第五卷經亂離致失自南和尉至校書

郎三卷因亂離亦致失自校書郎至伊闕尉監察御

史十卷為中集在茗處自補闕至員外郎二十卷正

文具如此集其齊平陽誌銘在伊闕時集中其常山

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碑洞玄生碑安定三孝論祭

戶部裴員外文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哀舊

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楊騎曹集序並遺失求不獲

自應舉以下集有此一百四十字文粹無之

自志學至失之一段八十六字與篇末一百餘字大

槩相同或當時初草如此姑從英華兩存之文粹集

本則互有去取今注逐段之下

刑部侍郎贈右僕射孫文公集序 顏真卿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中乎雅  
頌帝容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  
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綉其輦輓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  
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  
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効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  
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  
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秘未集作未及覩盧  
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  
頽波雖無害於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  
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  
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

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唯僕射孫公乎公諱述河  
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徙集作從非焉父嘉之以

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

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

而高情四達羗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乎集作於常均之

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

試土火爐賦公雅思適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

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

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

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記

集作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



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掎摭疵瑕  
沉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成草詔曰西掖  
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為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  
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  
均申集作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齋  
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  
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  
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第一無此字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  
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  
之故高集無此字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  
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誌表

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風

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集作仍編次公文

集為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古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

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明此文粹無此二字生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乎

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為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

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閎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齊昭公崔府君集序

崔祐甫

天以日月經緯為文地以丘陵川澤為文剛柔雜也其施  
於人也鍾磬竽瑟文其樂九章三贊文其禮典謨詠歌文  
其言國之大臣業參政本發揮皇王之道必由於文故虞



有臯陶洎益稷以嘉言啓迪舜禹以降伊傅周召訓命策  
誥並時而興秦之李斯著事而僻自茲厥後蜀丞相孔明  
有出師表晉司空茂先有鷦鷯賦皆輔臣之文也財成陶  
治於是見焉我族叔父齊昭公諱日用佐命中朝光照千  
里玉山雲海迥然昭曠德宇道源深入其極弱冠鄉貢進  
士擢第周歷臺署振耀雄名玄宗之在臨淄即也公常遭  
逢於路先幾洞鑒式瞻異表還避禮記作辟而拜契合雲龍及  
唐元夷內難叅謀輔翊天推大寶事協經綸入為將相變  
疑作諧戡靜道應元臣其大才明識如是公薨五十載嗣  
孫起居舍人儒以文事主便蕃禁闥追懷前烈思有以發  
揚垂裕奉昭公之文集以請焉伏覽碑頌誌論章表替序

凡五十餘首詩幾三百篇卓爾孤標氣高調遠若雅琴  
曲衆音無味則我遠祖長岑濟北雕龍之美昭公能續承  
矣公嗣子宗學通古訓詞高典冊才氣聲華邁時獨步仕  
於開元中為起居郎再為尚書禮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  
時文國禮十年三人終於右司郎中年位不充海內歎息  
儒郎右司之子有瓊瑩之質鸞鳳之章家國之寶也重名  
清貫三代於茲昭公之後其大矣祐甫先君左僕射與昭  
公道藝敦睦故贈答詩云棣華襲譁萼桂樹連芳根又接  
開共懷鉛齊生俎賁王祐甫之生也後不及昭公之當代  
儒曰叔父當代序故叙焉

獨孤常州集序

李舟見獨孤集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始自天地終于草木不能無文也而况於人乎且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丘陵川瀆地之文也羽毛彪炳鳥獸之文也華葉彩錯草木之文也天無文四時不行矣地無文九州不別矣鳥獸草木之無文則混然而無名而人不能用之矣人無文則禮無以辨其數樂無以成其章有國者無以行其刑政立言者無以存其勸誠文之時用大矣哉在人賢者得其大者禮樂刑政勸誠是也不肖者得其細者或附會小說以立異端或言遠二字集作雕斷成言以裨對句或志近物而以集作玩童心或順庸聲以諧俚耳其甚者則矯誣盛德汗巖風教為蠱為盜集作為妖為孽噫文之

有至是者可無痛乎天后朝集作廣漢陳子昂獨泝瀆波以趣清源自茲作者稍稍而出先大夫嘗因講文謂小子曰吾友蘭陵蕭茂挺趙郡李遐叔長樂賈幼幾洎所知河南獨孤至之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賈為玄宗巡蜀分命之詔歷歷如西漢時文若使三賢繼司王言或載史筆則典謩訓誥誓命之書可彷彿於將來矣嗚呼三公皆不處此地而連蹇多故惟獨孤至常州刺史享年亦促豈天之未欲振斯文耶小子所不能知也已矣常州諱及有遺文三百篇安定梁肅編為上下帙分二十卷作為後序常州愛士而肅最為所重討論居多故其為文之意肅能言之比葬博陵崔貽孫又為神道碑悉載行事而痛



其不登論道之位崔公剛而好直其詞不黨君子謂之知  
言昔班孟堅美漢得人之盛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又曰  
劉向王褒以文章顯是則四君子者有漢之文雄歟然而  
遷無鄉曲之譽虧大雅明哲保身之美集作義相如薄於貞  
操有滌器受金之累向無威儀遺文以繆而身幾不免棄  
多為歌頌當時議者以為淫靡不急其他無聞焉大較詞  
人多陷輕躁否則狹迂僻於事放弛其能蹈履中道可  
謂物主者寡矣孰與常州發論措詞皆王霸大畧孝悌之  
至達於神明善於集作與人交久而敬之當官正色不畏強  
禦加之以仁惠愛物吏民敬畏集作卿而文又如是其餘  
則三集作是君既言之矣今直錄崔氏之作綴於篇末云爾

禮部員外郎陶氏集序

顧况

樂殷上帝上帝臨下俾夫文星驚動民心二南六義在乎  
章句安樂哀思在乎音響君子入其國觀其樂知其教制

氏出漢書

徒備乎鏗鏘此言之大傳稱不朽易曰尚詞唐詞

臣姓陶氏諱幹與方思深之裔前漢青後漢讓東晉侃至  
靖節貞白二先生生人表秀間朝有在方守省署慶鍾于  
君開元十八年進士上第天寶文明載登宏詞拔萃兩科  
累陟太常博士禮部員外喉舌密勿壇場破的無發不中  
行在六經志在五言尤精賦序朝出暮偏殷如奮鐸聲塞  
海隅凡諸溺音蔚公之容風山籟靜然華實光于苑圃綦  
母著作潛王龍標昌齡則其効敵登公之門李膺之門也



鮑馬二京兆中書謝舍人良弼良輔侍御史李封殿中劉  
全誠名自公出名著公器神人所恠寧貴不名詳矣大抵  
文體十年一更有體病而才瞻有言紆而事直有文勝而  
理乖雅艷殊致雲和之源杳以無窮折爲萬派嗣子問儒  
爲法官捧先人之集霜露之疾將憇于吾綦母通問之世  
友撫事編次咨於彛訓稽於故實是有冠篇之述乎哉

信州刺史府君集序

前人

上天文明以配我朝光照四海麗于百穀主文之臣如太  
皞之於勾芒先甲之士也公姓劉氏名太真天寶中與兄  
太冲登秀才之科蘭陵蕭茂挺目以丘門游夏官踐御史  
左史尚書紫微郎秘書監工刑部三侍郎時謂得人

過義心在其後君既聳善心視人色與人行加人言勝人  
在位者見君之如此物惡其上自然不容君既施政春煦  
物雨濡物風動物惠歸物在位者又聞君之如此主恩人  
望斯未之替竟免其管亮彼褊人不微細故必獲他咎竊  
名之黨自此而堅然則於是清響不奮哮曉有聲或以其  
言黷朝典賤子西嚮泣拜曰不然日月有蝕五星有孛故  
能成天之紀唐堯之時亦有纜豎故能成堯之大夫國有  
蠹如樹之有蝟不敢篋焉役文之士懼禍之不暇朝夕度  
惕苟無深疵不敢言瑕春秋暮矣温温生疾竟終餘水之  
上君門深而不得覲舊邇而不得歸明主方覺而君已歿  
有文集三十卷遊名山而窺洞壑者畧舉竒峯紀勝境至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二  
於鬼恠不可紀焉臨終賦詩意不忘本凡古人所詠山水  
遊仙田家之什脫蔚羅走思以自適其可得乎奄忽之辰  
以况從表兄弟平生相愛手運遺札心存顧託家子諷構  
厥德不忘前好得而叙之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二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

序五

文集五

右拾遺朱君集序一首

監察御史儲公集序一首

相公李公集序一首

祕書監包府君集序一首

常州刺史獨孤公集後序一首

補闕李君前集序一首

崔處士集序一首

右僕射姚公集序一首

右拾遺吳郡朱君集序

顧况



因都國出麟角鳳喙為續斷之膠與本無異朱君能以煙霞風景補綴藻繡符於自然山深月清中有猿嘯復如新安江水文魚彩石歷歷可數其杳瓊嶠颯若有人衣薜荔而隱女蘿立意皆新可創離聲樂友之什情思最切雖有諫職心遊江湖謝病而來慕出塵之侶精好涅槃維摩經愛人為善有志未就終於廣陵舟中識與不識聆風嚮義相與興歎我主人延陵包君兵部李侍郎禮部劉侍郎皆有託孤之舊子郁襲其先行敬事父友泣捧遺文祈余冠序

監察御史儲公集序 光義

前人

主人賢人皆鍾運而生述聖賢之意亦鍾運盛衰矣開元

十四年嚴黃門知考功以魯國儲公進士高第與崔國輔俱外綦母潛著作同時其明年擢第常建少府王龍標昌齡此數人皆當時之秀而侍御聲價隱隱轡轡諸子其文篇賦論九七十卷雖無雲雷之會意氣相感而扶危拯集急病綽有賢達之風拔身虜庭竟陷危邦士生不融可以言命然窺其鴻黃窈窕之學金石管磬之聲如登瑤臺而進玉府靈篇邃宇景物寥映綠流翠草佳木好鳥不足稱珍嗣息曰浴亦鳳毛駿骨恐墜先志沂洄千里泣拜告余集曰集作我先人與王右丞伯仲之歡也相國縉雲嘗以序集編次會縉雲之謫亡焉後輩據文之士風流不接故小子獲忝操簡伏恐魂遊無方嗔責造次茫茫古道不見來



者豈以龍戰害乎鹿鳴集作門齊竿競吹燕石爭寶鳴呼薄  
遊之士未躋一岑已代其峻登閬風者乃知其迤邐昏明  
掩豁將盡復通之者其若是乎

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興九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  
與三代同風其輔相之臣曰鄴侯李公泌字長源用比興  
之文行易簡之詞迴贊事盛聖辦章品物踈通以盡理閎麗  
而合雅舒卷之迴必形於辭其偉矣夫予嘗論古者集作之  
聰明睿智之君忠肅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  
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禘  
於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為理則粗在音則煩

粗之弊也悖

集作悖

煩之甚也亂

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

千不得十數嘻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  
與張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許以輔相之業  
洎始興歿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  
習嘉遯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其在王庭則有君臣賡載之  
歌或依隱以翫世或主文以譎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  
其詞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  
公以處士延登內殿實敷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  
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慕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  
握中權之柄叅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既追五嶽之隱大用  
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庶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



唐書命之不融凡百與歎既薨之來載皇上負宸之暇思  
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之文辭光大一門四字

集作近歲集作間一歲大光肅以監察御史徵詣京師始得集錄於

公子繁且以序述見託公之執友諫議大夫北平陽城亦

謂予曰鄴侯經邦緯俗之謨立言垂世之譽集無此獨善六字

兼濟之畧藏之冊牘載於碑表唯斯言不可以不傳於後

嘗謂肅曰集無此四字 吾子辭直益存乎篇序既咏嘆之不足

因若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篇誌表記集作贊

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秘書監包府君集序

前人

文章之道與政通矣世教之汚崇人風之薄厚與立言立

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賦可以觀者與圖事編

詩三百可以將命可與專對若子產入陳以文辭為功仲

尼弟子用文學命科文學者或不備德行德行者或不兼

政事於戲才全其難乎有唐故秘書監丹陽公包氏諱侍

字幼正烈考集賢院學士大理司直贈秘書監諱融實以

文藻盛名揚於開元中洎公與兄起居何又世其業競爽

於天寶之後二字集作未其後 一動一靜必形於文辭由是議者

稱為二包孝友之美聞于天下擬諸孔門則何居集作德

行公居政事而偕以文為主不其偉歟諷諭其從政則執

度行志率誠會理不苟簡晦昧以撓其守故其言體要而

動有事功易稱君子之光傳美忠文之實公之謂也集作矣



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

前人

大曆丁巳歲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薨于位

秋九月既葬集無此門下士集作客安定梁肅咨謀先達

稽覽故志以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

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

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為二十卷以示後嗣且集作乃繫其辭

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

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

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

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唐興接前代堯曠之

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舊俗稍革集作作不及百

年文體反正其後時寢和溢而文亦隨之天寶中作者數

人頗節之以禮集無其後至以洎公為之集作於是集作

操道德為根本摠經籍集作為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

興集作春集作之褒貶屬之於辭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辨

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為實錄天下凜然

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

州之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遏惡為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

于集作碑頌流於詠訶峻如嵩華浩於集作江河若贊堯

舜禹湯之命為誥為典為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

道之位宜而不陟誠集作哉公諱及字至之秘書監府君

之中集作子道與之粹天授集作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



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孝弟集作仁厚積為文本文藝成乎餘

力凡集作其立言必忠孝大倫王霸大畧權正大義古今大

體其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志於道故

於賦遠遊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

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智集作理合權道於

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誣盧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

實若夫述聖道以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

學碑成功以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

緯給事穎叔墓銘集作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墓

世德以貽後昆則先秘書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

篆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月鏡智禪師碑於論文變之損

於是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以怡情性集作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性情於

是有瑯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杼文要於存歿之間則祭賈

尚書相里侍郎元郎中集作員外李叔子文其餘紀物叙事一

篇一嘯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

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

友肅亦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德禮集作道德而後文學

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也荀孟朴而少文屈

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

以集作唯共學當視庶子成名四字集作肅承其言

大發蒙惑集作用發吾覆今則已矣知我者其誰哉遂銜涕為叙

俾來者於是集作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始終出處皆



載易銘之狀故不備之集作此篇

補闕李君前集序

前人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成典禮  
 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  
 後其流派別矣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  
 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楊雄  
 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  
 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則集作亂矣文薄則意愈巧  
 巧則集作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集作傳集作之以氣氣不  
 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不當則文斯敗矣  
 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振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

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集作

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集作故

其道益熾若乃其氣全其辭辨六字集作其馳騫古今之

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

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叙治

亂則明白坦蕩紆餘集作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

義則游泳情性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

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公美則温直

顯融協于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

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

物足以導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



集作 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補衛縣尉其後以奏集作書

記再叅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

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世用捨計集作關乎才進

退牽乎時始君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天寶末房公瑄

帝公陟薦公克史官諫司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屈於外

之任當國者不聽乃已

潘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

罷免嘻昔之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稀集作寡矣

集作病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鐘棄本集作毀棄若孟子撼珂士安

多病亦何可勝論唯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

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于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

及志逾集作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管所述作三十卷目為

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于篇

崔處士集序

王仲舒

帝唐綏珮之士年未壯其文老成者曰博陵崔秀文峻亮

而堅剛貞而和止疑立而毅其行也不滿聲利其文也文

實相制才氣相發於古人立意中往往振起風雅知君者

謂君得詩禮之際自然之機故也方將逞詞縱翰為邦國

之聞人遭命否厄若干年而天嗚呼惜哉嘗曰文之難為

久矣世有執異端為公是驅法政為利物或雕刻雪月以

趣佻巧或侈衍奇詭以新聞見或拘實而忘雄或飾辭而

契本使曲直亂次褒貶錯行作者以壓溺處之未嘗吊也

深而通簡而茂華而不流純而不朴仁義物體之序屬辭



興事之端於大化也粲而不殊作者之教吾其奉哉由是  
治帝王之制度以啓箴諫則漢宣中興頌作焉諷前史之  
闕以貞黜陟則程儀贊形焉較英雄之功伐以傳後世則  
三傑頌存焉其餘暢賢人之德評一時之事不附於彼而  
立於才纍然貫珠於遺體不可備舉與君游者猶是文揆  
人人在於餘地則君妙識深行又足徵矣噫夫彼化工醇  
其器堅其志而不使之遂豈將惑於從善者之心乎余於  
君從母之昆弟也嘗爲碣銘志君之文篇目遺逸乃綜而  
次之叙而引之

程儀

擬作程義  
王莽時人

右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權德輿

見集本

文章者其士之蘊耶微斯文則士之道不彰不明又况宗

公太君子綱紀百度琢磨九德以至於經大猷斷大事不  
由此塗出者猶瞽之無相歟蓋修之有本末得之有厚薄  
耳至若推於心術暢於事業行顧言言中倫者太保有焉  
太保姓姚氏諱尚仲吳興人博究古今安舒方重外清和  
而內剛明有直質而無流心學于詩之愷悌易之貞厲且  
曰史魚仲山甫吾之師也故以之修身以之懿文其遜志  
肄業通達強立則博約以明義類郊居宴息勇退肥遁則  
吟咏以達情性詳延特起對有明法捨遺補闕在帝左右  
義激於中書陳於前肝膈悃悞以盡規爲已任切於時病  
者皆精爲上言之䟽兩河安危夷門要害蓋建元侯以屏  
東夏疾吏道雜而多端條陳選部官人之法轂下饑旱舉



成湯六事凡如此書數十上請改卜貞懿皇后陵地一篇  
尤深切著明武皇嚮納被以命服因詔侍臣極言得失宰  
司上賀百執事聳視以爲雖神爵黃龍炎漢紀年之瑞不  
若是也周旋臺閣損益文憲由左馮翊理陝州教化清平  
分闡東郡閑邪秉直志氣所伸勇若諸賁天下之人稱焉  
竟以貞勝而登端右是皆以立誠居業言而履之之効也  
故其含章匪躬諷議居多其他則歌詩有逸韻叙事爲實  
錄皆据根柢而無枝葉悒悒然君子 儒之言其在是乎  
昔公之理海鹽而介浙右也德輿方僑於吳辱忘年之歡  
暨叨貳六職而公入踐師長馨香茂實耳目聞知公嗣子  
太僕主簿袞孝謹而文未懷罔極捧公述作二百篇列傳

十編以論次見授故粗舉公之所履與爲文之旨而叙之  
公爾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

序六

文集六

徐泗濠節度使張公集序一首

兵部郎中楊君集序一首

比部郎中崔君集序一首

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一首

穆公集序一首 西漢文類序一首

楊評事集序一首

徐泗濠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歌康  
哉之臣周宣王修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蒸人賦韓



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集有卿字大夫感物造端

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元侯宗工作為文章

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諱建封南

陽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秉公可大以禮義為干櫓非道

不處視圭組猶褫裨以褐衣寬博集作揭冠博帶游于京師當時

賢公名卿盛服先王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贊師律

於盟津大鹵二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害

選難符守歷巴陵陟壽春焚焚反虜集作慮非壤地相接衆寡

懸絕物情不交集作支斬其使者以徇傳首於行在所屏翰

淮海我為金湯選要觀望者皆革心服義而東夏安矣加

地進祿察廉三郡文粹作都授鉞貞師蒞于徐方就加六職端

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貞光大也如是昔

左丘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與也仁文

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智戴仁抱義

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章灼故其辨古人心

源定是非於群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

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勲文粹作伐表丘隴銘器叙

事故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優有仲宣之氣質

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濛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

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攄肝膈覽其詞

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思

異倫輝文粹作耀動中朝至於內廷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



之英而為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  
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心匠文粹作切近揮斥細故英華感際  
卓爾其宏大拆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勲力相  
宣集作直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  
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隸鄭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  
善春秋之義也未懷先志乃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  
權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  
而不敢讓云

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前人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郁郁之歎故周任史克  
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氏刻煩苛以利澤訓辭深厚機論

宏夫故賈誼楊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唐興幾二百年

紹聞

集無聞字

周漢之逸軌以人

集無人字

文華國猶雲漢之為章

于上江漢之為紀于下九功成焉百度貞焉王澤浹洽故

斯文煥發秉筆之士皆欲泝末流而挹清源拔埃壘而棲

顥氣至若詞合雅言中倫疏通而不流傳富而有節潔靜

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弘農楊君歟君諱凝字懋功孝弟純

懿中和特立早歲違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

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為三楊易象之懿文孔

門之言詩皆生知之舉進士甲科賢公交辟典集作由校秘

書四遷至冠柱後惠文徵拜右集作左史歷司封員外右唐書

集本司郎中不附離權右陰為所中以其集作介外相師律



非君莫可他日計事如京師復命于梁會其帥既歿軍司  
馬代之詔未下兵火氣燄殺人以逞明神佑善獨脫死地  
中貴人持尺一詔書徵還燕居四年不交人事磅礴三古  
推明六義措跡愈退而屬詞愈精時恭履捐館一紀君與  
嗣仁倍手足之愛壬午歲嗣仁以中執法廉湘中七郡風  
俗君起家爲兵部郎中伯仲昌大輝華中外方將乘迅騁  
摩赤霄極文采之用爲太平嘉瑞協書命於暮訓薦聲詩  
於郊廟命屈其才末如之何君嘗以爲尚氣者或不能精  
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鏤蒸爨景鐘與緣情比興者或不  
能相爲用仲宣體弱公幹未道才難而力不足從古所病  
故懋功於六經百氏之中如良金巧冶鍛鍊在手而又弛

獨防隳約束恬然而據上游坦然而蹈中行其叙事推理

况集作  
仇

今据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綸條鬣無入而不

自得所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倍之皆天球大圭奇采

逸響不待數珩璜珮玦之目然後知其妙噫自天寶已還

操文柄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曰趙郡李公遐

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龜龍止於尚書郎

二千石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朗暢傑邁間起博

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二君者雖管司密命裁

贊書而終不越於諫曹計部今懋功亦以中兵下大夫奄

忽不淑豈造物者不與其全歟復舛錯歟此吾徒故人所

以索然出涕而有百身之痛也嗣仁類其文爲二十篇



編緘詞甚哀猥見授簡以德輿早辱厚善忘其不能其代  
德家法與踐履始中終之說嗣仁刻石紀墓既詳言矣徒  
采其述作大旨直書以綴千篇

比部郎中在君元翰集序

前人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  
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苟况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  
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裨闔  
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楊雄司馬遷相如之倫  
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事  
物集作萬事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三說命周之命君陳君  
才楚射父之訓詞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名集作命命之

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駟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  
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  
書董仲舒射策書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  
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  
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令  
之後也魯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  
衛州汲縣尉號州湖城縣主簿親歿遂不復仕探古先微  
言著尚書演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幽觀之書門人諸  
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雕龍之慶寃貞文法義  
之學潔廉清方敦直莊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  
深湛之思舒而為彬蔚之文師遵六籍磅礪二漢不為物



遷不為波沅初閉文粹關隱約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

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

動天下初自典校秘書連辟汧公北平王二司徒府管奏

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廷粹文

無廷為太常寺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

外郎知制誥八年終罷為比部郎中十一年夏感疾不起

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干篇閱茂博厚菁華縝密足以希

前古而聳後學記文粹循吏政事則房栢鄉碣孫信州頌

叙守臣勲烈則黎陽城碑劉幽求文粹神道碑表宗工賢

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下集作德善則貞

文孝父誌碣二銘據志氣以申感際則與李都統及三粹文

作從事書慕文粹桑門心法則大覺禪師碑推人情以陳

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鋪陳理道則有制策藻潤王度則有

詔誥嚮所叙詩書說命嗣頌而下君皆索其粹精故能度

越倫類有聲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銘誄序詔等合為三

十卷如黃鍾玉磬弘文粹壁琬琰奏於懸間列在西序其

彰彰者雖漢庭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為誇大無

譎笑柔色以資孟晉勁集作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

容物孤文粹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輿蚤

文粹歲與君遊於集無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陛

常所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某既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

引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爾文粹無



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前人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况本於玄覽發為至善  
 言而蘊道循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温  
 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為徒其不至者遣  
 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辨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  
 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  
 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閱覽古先遐蹈物  
 表芝耕雲卧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版一作書徵至京師  
 用希夷啓沃昭合玄聖請度為道士宅於嵩丘乃就馮尊  
 師齊整受正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玄玉君自玉  
 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為王者師十三年召

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在宥天下順風一嚮乃獻  
 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况藪  
 澤為樂得請未幾盜泉汙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  
 匡廬登會稽浮澗河息天柱隱機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  
 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說於白雲故  
 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詩與大雅吟步虛詞  
 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  
 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人事之變大率以嗇神挫銳為本至  
 於奇采逸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凌倒景崑閬松喬森然  
 在目追集無此字近古遊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  
 若摠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篇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



則有神仙可學論疏淪淪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  
棲賦修習中之誠而體乎大一作天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

其他抗章寓書替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

妙卓爾而昭曠合為四百五十篇傳大真人之言盡在是

矣以大曆十三歲歲直鵠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

虛室之中門弟子有邵異文者率顓其徒寧神于天柱西

麓從其命也大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採道也熟自先生

化去三歲類為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為三十編拜章上獻

藏秘府冀玄者偏得先生之道如稿木止水剝心遺形

自先生化去二十五年一作歲類其文章一作編請傳永久

其有遙廷一作進道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編一無字至若擬神

許祛物一作見怪告鍊蛻之地合盼蠻之符備刻於金石者

之論說一作皆備於刻今徒采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

學知道者必知言云一作皆唐文粹

穆公集序

許孟容

班孟堅謂有漢文章與三代同風巨唐化成稽古斯文配

炎靈之盛浸息淫靡歸於正聲由是業文之士蓄靈含粹

光價時獨者徃徃問出吾友河南穆員字興直麟蔚鳳采

自天而授誦六經得其研深閱百氏得其英華屬詞匠意

必本於道夫龍圖龜書三統之有述皆文之蘊也自雅頌

風騷而下則又粉澤而成黼藻雕鏤而為形象比其音而

曲度之緣其情而哀樂之悠遠易直昭明典則本情性而



根教化者率漫羨魁壘

上科每下盧每反

繁音艷彩習怪誕而尚

沉溺者也穆君泝其波流擇其宗師以為文宣王經春秋

序詩書繫易象猶日月不可及矣游夏荀孟李斯賈誼之

徒是宜學者十駕百已鑽仰而憲章者也故其文融朗恢

健沉深理辨墉闡四會精鉅百鍊結而為峻極散而為游

演其工也異今而從古其旨也懲惡而聳善跡夫孝于其

上慈于其下擇中庸而後蹈推久要而後交則向之詞藝

由積衷淳耀發而為身端者也顏回黃憲仁而天促楊雄

司馬遷才而不試穆君年逾四十用止慕畫并四賢之德

器而祿壽似焉彼洪鑪埏埴真宰不直歟為天地無心芻

狗萬化歟大凡碑誌文冊銘讚記序六十五首共成十卷

於先府君先夫人玄堂誌見自身刑家自家刑國父父子

子夫夫婦婦之道於祭顏太師張相國文見君仁臣忠捍

患成功感憤激烈死輕鴻毛之道向使假其未齡登金馬

石渠與獻納論思之臣發揮謨訓潤色王度則聖朝文苑

頌甘泉賦羽獵卿雲褒臯群子之列加一士也斯楊嗣仁

所以賦已友之哀余所莫疑矣宋之間遺草編次授於伯

兄舊御史中丞今常州刺史善知音者佳子期乎發篋開

卷如外玄圃將垂來代敢失其傳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

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而為史記文粹作述歷古今史記迄于今



交錯相亂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記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集作右是史尚書之削然無古聖人蔚然

之道大都集作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本者罷集作襲之文之近

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

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鴛墮愈文粹作日甚

蜀集作年長疾篤情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第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

搜討磔裂攢撫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

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群玉之府指撝聯累圭璋琮

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

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

文粹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壞之二字文粹作哀字說大備

無不苟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

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

也故剛取其叙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

文簡而野魏晉已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

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之集作焉

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

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

於奏議諷於詞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

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克

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

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



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  
盛本之三代接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人能者取孟堅書  
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前人

賡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  
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  
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  
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  
述一作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  
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

詠歌殷周之風雅

一作雅頌

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

謂宜流於謠頌也茲二者考其肯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

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

一作故

有能而專美命之

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

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

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

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無

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

諷誦于

一作於下同

文人蒨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遍悟文

體允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

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



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仲甫汝南周源河東裴

泰武都符一作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諫九六序

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一作皆人文之

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

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夭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

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克於時凡我從事於文

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

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一作目遂述其制作之所詰以繫手

一作後 一作皆唐文粹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

序七

文集七

相國李公集序一首 相國常公集序一首

禮部員外郎柳君集序一首

衡州刺史呂君集序一首

白氏長慶集序一首 京兆元少尹集序一首

著作佐郎顧君詩集序一首

相國李公集序 劉禹錫

天以王集作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網緼積

于中鏗鏘發越形乎外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

者文非空言咸繫于訐謨宥密庸可不記惟唐以神武定



天下群愚既聳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鈺鼓相襲故起文章為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謀集作畧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廷繇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公實得時而光馬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然有奇表既登太常第又以詞賦外甲科授秘書省校書郎歲滿從調有司設甲乙問以觀決斷復居高品補渭南尉擢拜監察御史未幾以本官克翰林學士居中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歷司勳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俊整敷奏謹切言事感動上輒目送之一旦召至浴

堂門與語半日將移

集作柄

用于大寮稔熟民聽遂拜

一字集作

述出為非

戶部侍郎明年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毅

集作殷

然有

直聲及冊免而聞望益大周旋公卿間五為尚書歷御史大夫左僕射一以三公領太常刺近輔居保釐登齋壇皆

再焉太和三年以司空鎮南鄭居二歲坐氣剛而拆海內

冤惜之後三年嗣子前京兆府戶曹掾瑒次子前監察御

史秉行頊等泣持遺草請編之筆

集作肇

自從試有司至于

宰天下詞賦詔誥封章啓事歌詩贈餞金石勳功凡四百

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以知君臣啓沃之際下所以備風

雅詩聲之義洪鍾駭聽瑤瑟清音其在翰苑及登台庭亟

言大事誠貫理直感神動

集作通神

祇龍鱗收怒天日迴照古



所謂一言興邦者信哉始愚與公爲布衣游及仕畿服幸  
同邑其後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革初心今考其文至  
論事䟽感人肺肝毛髮聳然集作昏聳嗚呼其盛唐之遺直歟

相國常公集序

前人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  
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  
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公說以詞標文苑徵玄宗  
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  
陵常公執誼河東裴公垣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  
公禎京兆常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儒李公宗  
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策甲科文粹集作對策甲於天下繼爲

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躋星辰與夫啓版築飯牛  
者異矣公本名惇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  
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以周逍遙公復之八代孫右僕  
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  
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  
貫百氏咨天人之際遂探曆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  
于佛書尤所通達四字集作尤邃初爲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  
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  
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爲郎歷禮部考功皆人  
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讐不庭宿兵寢又常丞相貫之酌  
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爲開州



刺史居二集作三年執友崔敦詩為相徵拜戶部郎中至闕

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

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遊蓬萊

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篇優詔答之賜以金

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

四年春敬宗踐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

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集作內翰學士必

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為中書舍人或它官知

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

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居

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直拜夏官貳卿由是

內庭辭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

士上富有春秋未親庶政有疑集作疑滯視公如著龜寶曆

季年官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昂臣無所關決惟內

署得預參畫四字集作參馬群議悶集作開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

纘服再維乾綱今上繼統集作明策勲第一擢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才遇英主功顯人伏言無不從

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

常貢城社無犯集作託巖廊益尊感恩盡瘁不嗇神用太和

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辭疾暴盛文集文粹作疾暴作集作疾暴

僨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

人左右翼負文粹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



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詰且以疾集無不起聞贈疾字

襁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

文七十通街哀貢誠乞序以冠其首謹按公文未為近臣

以文粹前所著詞賦此二字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詞

也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

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

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

莊集作壯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

其傳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辨似管夷吾噫逢

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

纂修父書咨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為領袖許而未就一旦

習之悄然謂蕃曰翽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

倫輩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直韓柳之逝久矣今翽又

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賞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君

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

且嘉文粹蕃之虔虔孝敬四字集庶幾能世其家故不敢

讓云爾六字集作固不讓云

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前人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

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靡而土裂

三光五嶽之氣分扶問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

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



所長與時而奮燦焉集作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射集無射字寒色

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

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

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

員外郎是歲以踈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

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

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

禹錫執書以泣遂文粹作因編次為三十二文粹作四十五通行

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吊曰哀哉

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

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為然

凡字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石

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退之言集作退之之言

衡州刺史呂君集序 前人

五行秀氣得之居劉集作若非多者為雋人其色激灑於顏間

其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

工人染夏以視羽吹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

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文粹作人文為氣

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萋莆呂集作臚與百果齊拆然煌煌翹翹

出乎其類終為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

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為貢士之冠名聲

四馳文粹作名都西馳速如羽檄文粹作翼長安中諸生成避其鋒兩



科連中銚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

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

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

坐出為二字呂集作謫道州刺史以善政聞改衡州年四

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余叙文粹作仲呂集

作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勒成十卷集本無此四字和叔名温別

字化光祖考皆以文章至大官早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

吳郡陸贄文粹作李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

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學劉集作學與雋賢交重

氣槩覈名實欽劉集作歎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

從講疑考要皇王霸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

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柱文粹作中得一善呂集無此三字輒盱衡

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為按是言循是理

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

爭天光者乎劉集無乎字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

精氣為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

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

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文粹無所字先後視二書

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其他咸有為

而為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為富豔夫弄之關弓唯巴

蛇九日乃能盡其殼而廻注鷄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



弄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也白集元集文居粹並無也字

易字樂天始年二歲未白集元集無此字却疊樂天二字始言試指之無

二字能不誤事具樂天與余書內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

歲識聲韻十五志詞諸本賦作詩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

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充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

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試諸本

無試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文粹有劍字等賦泊百道判

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策召天下士樂天

對稱旨又中白粹文集作盛甲科未幾選白集文集粹無選字入翰林堂

削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喜白集文集粹作賀兩詩秦中吟等數

十章指言天下事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

前後諸本作之各非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謫掾江陵樂天猶在

翰林寄與百韻律體白集文集粹作詩及雜體前後數十軸詩本是

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泊長安中少年迺相

傲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

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

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

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杭越間多

作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中抗白集文集粹並作揚其甚者白集文集粹有有字至於盜



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問廁無可奈何予常於平水市中

鏡湖旁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諸本召而問之皆對曰先

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雞林賈

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

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

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郡文粹

白集無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續成五十卷凡二千

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皇帝白

元集作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

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夫以諷

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

律詩百言以白集文上長於瞻二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

情賦贊箴誠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詔長於實啓奏表

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摠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至於樂天之官族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叙文之要也

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四日白集微之叙白氏長慶

集五帙都五十卷通後集七十卷

京兆元少尹集序 白居易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

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為性發為志散為文粹勝靈者其

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宜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温雅

淵疑疏朗麗則檢不阨集作達不放古常而不鄙新奇而



不惟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兆亞尹凡二十八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贊序七十五惣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遭疾彌留將啓手足無他語語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爲之序無恨矣既而途奉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徃復奔命不啻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托文又未果就其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篋閱睹居敬所著文集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惻惻又之恍然疑若

從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涕淚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擴澹骨肉之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吟集作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寶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比齋東牖下作序

著作佐郎顧君集序

英華分文粹序詩集序作兩門按皇甫湜集題作顧况詩

集序則當在七百十三卷英華既編入文集門或恐不專是詩姑仍其舊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象文粹作壯英淑恠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

清唳與虎立天竺諸佛寺鈞錦繡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

以為性結冷汰以為質响鮮榮以為詞偏得文粹無於逸

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

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

諱况字逋翁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

江南為判官驟成其磊落大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顧集作順

為眾所排為江南郡丞累歲脫磨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

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九十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

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集作文粹作絹輪頭眸子瞭然燦燦集作

作爛清立望之真白珪振鷺也既按歡然以我為揚集作

顧恨不及見四文粹作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

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集作白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

即君之子也出其詩果工袖君集八字集作出二十卷泣

請集作示余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

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叙

相國常公集序燕國公集作燕國張公曲江公集作曲江張公

八代孫此下集有江陵節度參謀監察御史裏行贈十

有疑滯集作或有疑滯怡然集作撫然

呂君集序皇王霸強之集作王霸富強之術

長慶集序制詔元稹集本作制詔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











